

譚正壁著



中國女性文學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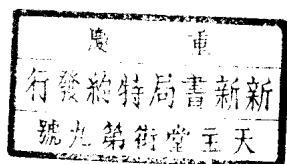
下冊

765

上海光明書局出版

中國女性文學史
補編

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增訂本



中國女性文學史(全二冊)

實價一元二角
(外埠酌加郵費)

編著者 譚 正 璧

發行者 王 子 澄
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

印刷者 蔚文印刷局
上海蒲石路二五八號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光明書局

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銷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第二章 漢晉詩賦

一 詩賦的來源

杞梁妻，失其姓氏，齊莊公時人。夫戰死，她枕尸哭於城下，七日，城爲之崩。既葬，因無子，自傷無依，乃赴淄水而死。她的作品，今僅存琴歌二句，歌云：

樂莫樂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別離！

這段史實，就是中國著名的哀豔故事，民間無人不曉的「孟姜女尋夫」的來源。後來展轉變更，內容逐漸複雜，人物時代也全部變移了。

麗玉，朝鮮津卒霍里子高之妻。子高晨起刺船，有一白首狂夫，披髮提壺，亂流而

渡。他的妻隨後呼止之，不及，遂墮河而死。她於是援箜篌而歌，聲甚悽愴，曲終，亦投於河。子高歸家告麗玉，玉大爲傷感，乃引箜篌而寫其聲，作歌云：

公無渡河！公竟渡河！墮河而死，當奈公何！

聞者莫不墮淚。此歌後人名爲箜篌引，被收入樂府，仿作者很多，成爲樂府的一體。

紫玉，吳王夫差之女，愛戀童子韓重，欲嫁不得，結氣而死。重游學歸，知其事，往弔於墓側。玉現形，贈重明珠，因作歌云：

南山有鳥，北山張羅；意欲從君，讒言孔多。悲結成疹，歿身黃壚；命之不造，宛如之何！羽族之長，名爲鳳皇；一日失雄，三年感傷！雖有衆鳥，不爲匹雙！故見鄙妾，逢君輝光。身遠心近，何曾暫忘！

遂化煙而沒。後人詩云：「傷心紫玉化成煙。」把這個故事用爲悼亡作的題材，的確哀豔無比。

琴女，失其姓氏，秦王殿上司琴之女。荊軻刺秦王，右手執匕首，左手把其袖，秦

王要求他道：「乞聽琴而死。」荆軻許諾。琴女乃奏曲云：

羅縠單衣，可掣而絕。三尺屏風，可超而越。鹿盧之劍，可負而拔。

秦王從其計，遂拔劍斬軻。這是中國古代智慧故事之一，正好作爲現代兒童讀物的題材，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。

虞姬，西楚霸王項羽的帳下美人。羽被圍垓下，夜，聞漢軍皆楚歌，大驚道：「豈漢已得楚嗎？」乃起飲帳中，慷慨作歌云：

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騶不逝！騶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！虞兮！奈何！不覺數行熱淚，從虎目中直淌下來。諸將都爲之感泣。虞姬和詩云：

漢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聲。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！

遂自刎。後人以爲五言詩成於漢代，虞姬時五言詩尚未成立，故疑此詩爲僞作。

六 徐淑

戚夫人，漢高祖時定陶人。高祖得定陶，愛幸夫人，生趙王如意。惠帝立，立呂后爲太后。呂太后乃囚夫人於永巷，髡鉗衣紫，令舂。夫人舂且歌云：

子爲王，母爲虜；終日舂薄暮，常與死爲伍。相離三千里，當使誰告汝？

太后聞之，大怒云：「乃欲倚子耶！」召趙王殺之；夫人被割去耳目手足，服暗藥，置於土窟之中，名爲「人甕」。這樣慘無人道的酷辣手段，卽惠帝亦爲之萬分痛恨，但因太后是他母親，究竟奈何她不得。她就在這不生不死的酷刑中掙扎了若干時日，終於也走上了死亡的道路。

華容夫人，漢武帝第四子燕王旦的妃。昭帝時，旦自以爲武帝子，且長，不得立，乃謀廢帝自立。事發，旦憂慙，置酒萬載宮，會筵賓客羣臣，妃姜坐飲。旦作歌自悲，夫人起舞和之云：

髮紛紛兮眞渠，骨籍籍兮亡居。母求死子兮，妻求死夫。徘徊兩渠間，君子將安居！

且遂自殺。

蘇武妻，不知姓氏。漢武帝太初四年（前一〇一），且鞮侯單于新立，時蘇武爲中郎將，被遣以厚幣往賂遺。武臨行，作詩別妻，妻亦答詩云：

與君結新婚，宿昔常別離。涼風動秋草，蟋蟀鳴相隨。冽冽寒蟬吟，蟬吟抱枯枝；枯枝時飛揚，身體忽遷移。不悲身體移，當惜歲月馳；月馳無窮極，會合安可知！願爲雙黃鵠，悲鳴戲清池。

趙飛燕，成陽侯趙臨之女（或以爲長安民家女），初學歌舞，以體輕，號曰飛燕。初私射鳥兒，後屬和陽主家。成帝悅之，召拜婕妤；許后廢，立爲后。她與妹妹昭儀，日事蠱惑，致帝無嗣暴崩。及哀帝崩，廢爲庶人，乃自殺。她作有歸風送遠操云：

涼風起兮大隕霜，懷君子兮渺難望，感予心兮多慨慷。

竇玄妻，失其姓氏。玄字叔高，平陵人，形貌絕異，天子以公主妻之。她既爲夫所棄，乃寄書以別，並附以怨詩云：

焚燐白兔，東走西顧。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！

唐姬，漢廢帝弘農王妃，會稽太守唐瑁之女。董卓既行廢立，置王於閣上，命人進酖。王不肯飲，強之，王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作別。王悲歌云：

天道易兮我何艱！棄萬乘兮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命不延，逝將去汝兮適幽玄。

因令姬起舞。姬亦抗袖而歌，歌云：

皇天崩兮后土頽，身爲帝兮命天摧。死生異路兮從此乖，奈何焚燐獨兮心中哀！

泣下鳴咽。在坐者皆歎歔。王對她道：「卿爲王妃，勢不復爲吏民妻，幸自愛，從此長辭！」遂飲酖死。姬歸潁川，父欲嫁之，誓不許。後李確破長安，爲所得，欲迫爲妻，固不許，而終不自明。尙書賈詡知之，奏知獻帝。帝大爲感愴，迎姬置園中，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。

七 左芬

前書本節所載劉臻妻陳氏所作箏賦，一作陶融妻陳氏所作。劉妻只作椒花頌。想因二人同姓而誤。

鍾琰，王渾妻，潁川人，著有遐思賦，鴛賦……等賦。遐思賦云：

惟仲秋之慘懷：百草萎悴而變衰。燕翔逝而歸海；蟋蟀鳴而相追。坐虛堂而無聊：嗟我心之多懷，悵遐思而內結。嗟爾姜任，邈不我留！謀民生之未幾，吾何爲其多愁？涼風蕭條，露沾我衣，憂來多方，慨然我懷：感飛鳥之反鄉，詠衛女之思歸。於是——周游容與，逍遙彷徨；悲民生之局促，願輕舉之遐翔。

李夫人，賈充妻。夫妻聯句作詩云：

室中是阿誰？歎息聲甚悲。（充）歎息亦何爲！但恐大義虧。（李）大義同膠漆，匪石心不移。（充）人誰不慮終，日月有合離。（李）我心子所達，子心我所

第二章 漢晉詩賦

知・(充)若能不食言，與君同所宜。(李)

補
八

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

一 律詩的來源

吳興妓女，梁時人，姓氏失傳，有贈謝府君詩云。

玉釵空中墮，金鈿行已歇。獨泣謝春風，夜長孤明月。

二 侯夫人

杭靜，亦隋煬帝宮人。當時唐勢已盛，帝猶一味淫樂，不知爲天下計。她在江都迷樓，乃於夜半作歌云：

河南楊柳樹，江北李花營。楊柳飛絲何處去？李花結果自然成。

前列的幾個妓女詩人，秦玉鸞青樓韻語作唐人，羅愛愛疑卽元代妓女羅愛卿，因爲愛卿一名愛愛，姓名全同。此外的隋代詩妓，尚有李月素，她有贈情人云：

感郎千金意，含羞抱郎宿。試作帳中音，羞開燈前目。

三 宮闈詩人

宜芬公主，姓豆盧氏，有才色。天寶四年（七四五），玄宗賜與奚寧質子爲配，遣中使護送，至廬池驛。公主悲愁作詩題屏上，云：

出嫁辭鄉國，由來此別難。聖恩愁遠道，行路泣相看！沙塞容顏盡，邊隅粉黛殘。妾心何處斷？他日望長安。

抵國後，國中已立別君，夫婦皆遇害。

龍城公主（或作龍城貴主），姓名事跡皆失傳。今傳有二絕句云：

羞解明璫尋漢渚，但憑春夢到天涯，紅樓日暮鴛飛去，愁殺深宮落砌花！（寄人）

燕語春泥墮錦筵，情愁無意整花鈿，寒閨欹枕不成夢，香炷金爐自裊烟。（贈人）

金真德，新羅王金真平女，平卒，無子，遂立她爲王。永徽元年（六五〇），真德大破百濟之衆，織錦作五言太平詩，遣其弟之子法敏以獻。詩云：

大唐開鴻業。巍巍皇猷昌！上戈戎衣（一作成大）定，修（一作興）文繼百王；統天
崇雨施，理物體含章；深仁諧日月，撫運邁時康；幡旗既赫赫，鉦鼓何鏗鏘；外
夷遠命者，翦覆被大殃；和（一作淳）風凝宇宙（一作幽顯），遐邇競呈祥；四時調
玉燭，七曜巡萬方；維嶽降宰輔，維帝用忠良；三五成一德，昭吾皇家唐（一作
唐家光）！

七 魚玄機

定魚玄機斬首罪的京兆府尹溫璋，我本來疑心他是酷吏一類人物，但一時沒有佐證。現在太平廣記卷四十九引三水小牘溫京兆一條裏，見到關於他的貪污酷暴的記載，才證實了我的疑心的不誤。

溫璋任京兆府尹，在唐懿宗咸通壬辰年（八七二）。他天性黷貨好殺，人們都怕他嚴酷殘忍，不敢犯他，因此得嚴正之名。但「善泗者必溺於水」，結果他也失敗在酷暴貪污兩件事上。舊制：京兆尹出門，必須靜通衢，閉里門，如不迴避，立即杖殺。一個秋天，溫出自天街，將南抵五門，有一老黃冠不避，曳杖橫行，呵之不止。溫乃命笞背二十。黃冠殊無所苦，振袖而去。溫異而命人偵伺，知爲真君，且言溫禍將滅族，死且將至，猶敢肆毒於人，罪在無赦。溫乃親往謝罪，經他再四的拜首求哀，才允許「恕爾家族」。這是一段不經的神話，但這個神話正可表現當時一般民衆對溫的心理，以及溫的

酷暴的程度，直至天怒神怨。明年，同昌公主薨，懿宗傷念不已，忿藥石的不驗，下詔醫生韓宗紹……等四家下京兆府窮訊究竟。照皇上的意思，須處四家以死罪。不料溫鸞獄緩刑，因納了宗紹……等的金銀貨物凡數千萬。後來事情發覺，溫鸞飲酖而死。果然應了真君的話。魚玄機不幸而撞在這樣一尊人物的手裏，她的罪是應得，是冤枉，莫怪我們要懷疑了。

今本魚玄機的詩集裏，有次韻光威哀姊妹三人的聯句詩一首，且附原作。詩有序，云：

因次光威，哀韻。姊妹三人，少孤而始妍，乃有是作，精粹難儔，雖謝家聯雪，何以加之。有客自京師來者，示予。（全文疑有脫誤或顛倒）

觀序中之意，可見此姊妹三人在當時頗有詩名。但除此序外，此三人均不見他書的記載，以此連姓也佚去。這頗使人感到奇異，而又引起我們「不幸而爲女子身」的感慨。

原作云：